

蘇軾再遊赤壁 似豁達實惶恐

上一回提到被貶黃州後的蘇軾於7月時出遊赤壁，以清風明月相伴，客人與酒相隨，排解苦楚，看似豁達，但內心仍是誠惶誠恐。3個月後，《後赤壁賦》正好反映出這種精神狀態。

當時已是深秋時節，「霜露既降，木葉盡脫」，為全篇定下了蕭瑟的氛圍，但無損他和友人一起出遊的雅興，於是他們「顧而樂之，行歌相答」，如此良辰豈可無酒無餚呢？他們各自為這個夜宴張羅，蘇軾的賢內助早準備，「『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時之需。』於是攜酒與魚，復遊於赤壁之下。」他們又踏上夜遊赤壁之路。

這次的夜遊和首次所見之景色大有不同。不再是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」，不再是「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」，取而代之的是「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；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」，元代虞集《道園學古錄》：「坡公《前赤壁賦》已曲盡其妙，後賦尤精。於體物如『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』，皆天然句法。」蘇軾的筆法之精麗躍於紙上，書寫同一景地，卻能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，可見其高明之處。看見此情此景，他不禁感嘆：「而江山不可復識矣。」

蘇軾這一回更加走到赤壁之上，「攝衣而上，履巖巖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龍，攀

棲鶴之危巢，俯馮夷之幽宮」，登上赤壁之時，友人並沒有相隨，看似是「不能從焉」，但這卻是東坡的內心寫照。

被貶黃州之後，雖然有不少的友人作伴，但真心能了解他的人又有幾何呢？他內心的情懷又有誰能夠跟從呢？他自己一人在高山之上長嘯，回應的也只是大自然罷了，想到這處，不禁「悄然而悲，肅然而恐」，他悲的是自己落難的處景，恐的是想到小人對自己的讒害，險些喪命。「凜乎其不可留也」，不可留的是此處赤壁？是被貶之地黃州？抑或是遠處的廟堂呢？相信蘇軾的內心已然有了答案。

孤鶴飛過 內心孤獨

蘇軾內心恐懼，重回到小舟之上，任意地在江中飄流，突然又看見一隻孤鶴「橫江東來，翅如車輪，玄裳綺衣，戛然長鳴」。鶴自古在文學作品中都有獨特的地位，《詩經·小雅》：「鶴鳴於九皋，聲聞於天。」這隻蘇軾頗有自況的意味，認為自己雖然被貶，卻是具有高尚品德的賢能之士，在濁流之中仍能修身潔行，而且頗有時譽。鶴的習性一般都是群居，但此次只見一隻，其實反映出自己的孤獨的內心狀態。

「孤鶴」的作用還為下文作出鋪墊。當晚

歸家之後，蘇子便「夢一道士，羽衣蹁躚，過臨皋之下」，詢問他在赤壁之處是否感到快樂。他對於夢中道士的問題，並沒有直接的回答，反問道士從何而來。

蘇軾的自問自答，是他內心的反映。「孤鶴」、「道士」和他，是三為一體的。近代沈石民《三蘇文評注讀本》：「飄脫之至。前賦所謂馮虛御風，羽化登仙者，此文似之。」《前赤壁賦》的精神，在《後赤壁賦》中得到了昇華。「孤鶴」、「道士」頗有出世的意味，他在被貶之後開始思索自己是否應退隱下來。當他醒來之時，馬上「開戶視之」，卻「不見其處。」看不見的，除了是道士外，更加是自己人生未來路向。

不少人認為無是藝術手法或是情感之上，《前赤壁賦》比《後赤壁賦》更為精



彩。《後赤壁賦》的自問自答，有一股淡然坦然的灑脫，是《前赤壁賦》的主客對答無法比擬的。蘇軾此時此刻的心態縱有不安，但比起之前也更加從容。至於我們常言蘇軾的豁達大度，我們將在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中和大家一起探討。

蘇軾被貶黃州後，寫下《後赤壁賦》等名篇。圖為黃岡蘇東坡紀念館的蘇軾像。資料圖片

溫故知新

心台

隔星期三見報

白先勇作品受《紅樓夢》影響

映雪囊螢

學者夏志清教授曾讚譽一位小說作家是：「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，五四以來，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，從魯迅到張愛玲，五六人而已。」各位讀者猜到他是誰嗎？白先勇是也。

白先勇的小說膾炙人口，還多次被改編成電視、電影或舞台劇，譬如曹瑞原導演的戲劇《孽子》和《孤戀花》、劉曉慶主演的歌舞劇《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》、王家衛籌拍的《永遠的尹雪艷》等，讓大眾能從不同角度欣賞白先勇的文學魅力。

患病隔離 性格孤獨

白先勇小學和中學時期深受中國古典小說和五四文學作品熏陶，這充實了他的文學養分，例如他11歲便看《紅樓夢》、《大唐英烈傳》等。他自己便曾說：「影響我的文字的是我遠在中學時，看了很多中國舊詩詞，恐怕對文字的運用，文字的節奏，有潛移默化的功效，然後我愛看舊小說，尤其《紅樓夢》，我從小時候開始看，11歲就看《紅樓夢》，中學又看，一直也看，這本書對我文字的影響很大。」

白先勇特殊的成長經歷和心路歷程，影響他日後的作品風格甚深。白先勇身為將門之子，童年就歷經了戰亂和流離，這令他從小就有了聰明、懂事和敏感的性格。而青年時曾因患病受隔離四五年，令白先勇性格更孤獨敏感，亦更能體會別人的痛苦。這些經歷都成為了他後來創作小說的靈感泉源，令他創作出《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》、《永遠的尹雪艷》、《孤戀花》、《論仙記》等作品。

後來白先勇旅居美國，成為一個與群眾疏離的異鄉人，他有着漂泊的寂寞心境，因而寫了許多以海外華人為主題的小說，如《芝加哥之死》、《論仙怨》等，表達他的鄉土情懷和寂寞心境。白先勇就曾說：「寫作是希望將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苦轉化成文字。」可見當時白先勇的作品風格以凝重沉鬱為主。

白先勇畢業於外文系，他吸收了西洋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後，融合到中國傳統的表現方式之中，使他在描寫人物故事和社會面貌時，能深刻表達對歷史興衰、對人生的滄桑感。

看對白知性格

白先勇同時亦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學涵養。他的小說受到《紅樓夢》的影響很深，寫起人物，格外的靈活和生動，尤其對女性心理揣摩最是透徹。白先勇十分強調小說形式與技巧的掌握，其中包含了語言文字的駕馭、觀點的運用、人物出場的處理及場景的安排等要點。譬如對語言文字的駕馭，白先勇主張要配合其題材與人物的身份、特性和場合等作最適當的安排，而且要特別注意「對話」的處理。因此看白先勇的小說，僅看人物數句對白，便能知其性格。

除了小說，白先勇還熱愛崑曲。他的短篇小說名著《遊園驚夢》，便是借用明代戲曲大師湯顯祖《牡丹亭》的故事，以歌頌愛情的永恒和可貴。近年，白先勇對推廣崑曲藝術不遺餘力，數年前，他便親自調教一批年輕演員，演出「青春版」的《牡丹亭》，在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，他自己更身體力行，四出演講台推廣崑曲文化，讓瀕臨滅絕的文化遺產得以傳承。

■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i@hotmail.com

喊吃飯就知仙鄉何處

言必有中

筆者日前與友人到了三亞市旅遊。這個位於海南島最南端的一個旅遊點，吸引海內外人士來訪，她亦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。

三亞市的常住人口中，漢族人口佔66.47%；餘下約30個百分點的人口包含20多個少數民族。據海南省的統計資料，黎族所佔的人口比例最多。

黎族是海南島最早的居民，主要聚居在海南省的陵水、保亭、三亞、樂東、東方、昌江、白沙、瓊中、五指山等縣市，其餘散居在海南省境內的萬寧、儋州、屯昌、瓊海等縣市以及貴州等省。

方言說法各有不同

筆者在旅遊點看到一個有關黎族方言分佈圖。他們的方言分別有「哈方言」、「杞方言」、「調方言」、「賽方言」和「美孚方言」，均屬藏語系壯侗語族黎語支。原來黎族民間有用「吃飯」一語來區分方言的習慣，因為「吃」這個動詞的說法各有不同。人們只要一打聽對方如何運用「吃飯」一語，就大概可以知道對方是用哪個方言了。難怪我和友人坐的士時，司機先生也跟著我們說起廣東話的「吃飯」來。說起那位司機先生，經歷還真有趣。

那位司機先生得知我們來自香港以後，就跟我們談起廣東話發音來。

未知是奉承或是由衷的分享，他竟然認為我們香港人說廣東話最好聽呢！這不禁讓我想起近日香港就廣東話的地位所引起的爭議。

記得大學時，曾與同學就地方語及官方語言的存亡作了一番討論。當時我們以上海話為討論重心，心態不怎麼樣，隔岸觀火似的，並不覺得地方語的興衰是一件怎樣的事情。到了今天，香港討論着廣東話/粵語的地位時，我才發現原來這個情勢經已迫在眉睫。我希望廣東話的存在是因為它在社會、政治和經濟的地位而獲得保留，而不是僅僅因為學者的絕地掙扎才一息尚存。



黎族是海南島最早的居民。資料圖片

■廖尹彤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
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 聯絡電郵：dlgs@hkct.edu.hk

港專

雍正討厭朋黨：「朕必誅之」

文山字水樂春風

相信很多老師和同學都曾看過宋朝歐陽修所寫的《朋黨論》，這篇作品或收錄於初中的教科書，或列作輔助篇章，是一篇很典型的議論文教材。

此文有論點、有論證，內容有條理，又舉出史實為證，最後能歸納出結論，的確是學習議論文寫作的一個樣本。不過，有人卻認為「設修《朋黨論》在今日而為此論，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」，即是要治他妖言惑眾之死罪。

覺得歐陽修的《朋黨論》為邪說的，正是清朝的雍正皇帝。他甚至洋洋乎親書一篇《御製朋黨論》來駁斥歐陽修，更要求諸王貝勒、滿漢大臣皆要「洗心滌慮，詳玩熟讀」，就是要靜心細讀此文。

君子有知交 小人右朋友

歐陽修寫《朋黨論》時，正是北宋慶曆年間，朝廷因新政的推行而造成政治的紛爭，大臣們分成黨派，互相傾軋，國事反受窒礙，新政只推行一年多就結束。

歐陽修有見及此，遂為此文，一開始就說到：「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，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，此自然之理」，不足為奇，因「朋黨之說，自古有之」。最重要的是：為人君子，要識分辨君子和小人而已。

歐陽修看來，君子之交是「真朋」，因他們以同道為朋，「所守者道義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節」，以這個胸襟，無論修身、事國，都能「同心而共濟」。

小人之交呢？是「偽朋」。因他們

以同利為朋，「所好者利祿也，所貪者財貨也」。當其同享利益時，可「暫相黨引以為朋」；及利盡，甚至可能互相賊害，兄弟親戚，也可能出賣。那就是指小人們因貪利而聚，利散人也散。

故此，歐陽修歸納出一個結論：「小人無朋。」

他列舉了歷史事實，證明若君能分辨清楚君子與小人，則天下興；若不能分辨和選用，禍患弊端就出現。他舉出三個正面、三個反面的史實，論證了「當退小人之偽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則天下治矣」，而黨爭也可息止。

我們看到：歐陽修為此文非為一己私利，而是為了慶曆新政和國家的興亡，但雍正對他的論點極為不滿，直指：「君子無朋，惟小人有之！」

清康熙年間，為爭儲位，造成「九王奪嫡」的局面。各皇子互相傾軋，或結集勢力。其中以皇八子胤禛最能收買人心，最得人和，有「八賢王」之稱，勢力也最大，甚至很多官員聯名推舉他接受太子封號。

所以，當雍正坐上皇位，自然要清除這心腹大患，將「八爺黨」連根拔起，遂於雍正二年七月，趁着青海之亂平定，更是大振君威之時，遂發佈親書的《御製朋黨論》，革除朋黨之風。

他先借康熙在世時，已經常告誡臣下不要搞朋黨，但有些人不能上體聖祖心意，往往分門別派，各擁親信，互相傾軋排擠。他在藩邸時，就以獨立不群為榮，以建立朋黨為恥。

當然，他為皇子時滿口佛道，自稱不貪榮華富貴，只講孝道與清修，博取父皇康熙歡心。那麼他奉養那麼多謀士刺客（江湖傳說中的「血滴子」）又意欲何為？但在此不論了。

公事應公正 不可分門戶

他認為「朋友」雖為五倫之一，但人與人之間的往來，只可存在日常生活，至於朝廷的公事，應該保持公正，不可稍微涉及黨派之私。而君臣之間，定要一德一心、好惡相同、是非分明，萬不可存門戶之見。

他推論出，君臣之分，有如天尊地卑，「為人臣者，義當惟知有君……而能與君同好惡。」否則，就是「尊卑之分逆，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」。

他指斥歐陽修說的「君子以同道為朋」是「罔上行私，安得謂道」；修所謂道，亦小人之道耳……而小人之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，以濟其同利之實」。因有人可說自己是君子而謀私利。

《御製朋黨論》所要表達的思想，主要是想將康熙以來流行的朋黨習氣徹底清除，以打擊胤禛、胤禔等之黨羽。跟着說明臣下心中只能有君，絕對忠於君上，而不能擾亂君上權力的施行。

以雍正他的君主的立場，和封建的邏輯，一切的朋黨皆違背了君臣大義，和臣下事君之道，只會擾亂君主權力的執行，實罪大惡極。

所以，君子也不應有朋。那麼歐陽修的觀點就有可誅之罪。跟着，他就可順理成章地去收拾政敵了。

■雨亭

古詩英華

星期三見報

野有蔓草 《詩經·鄭風》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^①
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^②
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

注釋

- ① 漙：形容露水多。
- ② 清揚：目以清明為美，揚亦明也，形容眉目漂亮傳神。婉：美好。
- ③ 灑：形容露水多。
- ④ 臧：善，美好。

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。^③
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
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^④

【賞析】

春晨郊野，春草葳蕤，草葉嫩綠，綴滿露珠，在晨曦的照耀下，晶瑩清幽。幽靜清麗的郊野，一位美麗的姑娘含情不語，翩翩而至，清露般的美目，顧盼流轉。蔓草、露珠與少女之間像有某種關聯，「婉如清揚」便是點睛之筆，明眸清揚，宛如露珠。春野幽美，麗人如畫，男子如何不怦然心動？「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」，其中有邂逅的驚喜、對美人的驚歎，更

有「適我願」的滿足與幸福。第二章與第一章相似，卻略有變化。這變化中的相似是心中對清麗幽靜的自然和美人的反覆讚歎；而相似中的變化是感情的升溫，「零露瀼瀼」「婉如清揚」「與子偕臧」，音韻瀏亮，彷彿心中情感的激盪。仲春時節，男女歡會，四目相對，心領神會，那就一起分享生命中的美好和歡愉吧。

書籍簡介：

本書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先生編著，甄別、挑選最適合大眾閱讀的古詩共263首，加以註釋和賞析。閱讀這些優美的古詩，能體會詩人們的萬種情懷，也對整個中國古代詩歌有一個最直觀的認知。

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

